

社会主义,也不等同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但其实质接近于民主社会主义及新的‘第三条道路’。从历史渊源看,从二战后至今,民主社会主义在委内瑞拉有强大的影响。长期在委内瑞拉竞选执政的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都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范畴。查韦斯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竞选胜利虽然打破了那两大政党竞选执政的局面,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并无根本的对立,前者对后者大体是一种扬弃的关系。查韦斯声明他‘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产主义者’;从他对马克思的赞美和对卡斯特罗的敬重来看,他是在走一条古巴社会主义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并且是面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带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他说耶稣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这与委内瑞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信仰基督教有直接关系。

从19世纪30年代形成明显强大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以来,社会主义既没有形成统一的各方都接受的定义,也没有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有学者说:‘与其说查韦斯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他更接近于平民主义。’这种认识仍然囿于某种社会主义模式,而排斥其它模式。查韦斯的‘新社会主义’是一种根据本国国情提出的、仍在探索中的、主要反对‘美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查韦斯声明:‘21世纪社会主义’决不是照搬曾经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崭新的、委内瑞拉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原生的社会主义,印第安人的、基督徒的和玻利瓦尔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用新的眼光观察和研究它。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阶段以来,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的出色表现和查韦斯‘新社会主义’的出现,可以看作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涨潮的两个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 陶文昭. 查韦斯的新社会主义

[M]. 科学社会主义, 2006, (1).

[2] 环球时报[N]. 2006-12-05;
2007-01-11, 2007-03-06,
2006-12-05.

[3] 参考消息[N]. 2005-06-12;
2006-01-05[N]. 人民日报,
2005-03-25, 2005-06-12.

[责任编辑:黎峰]

论美国华裔公民的政治地位及其提升路径

张鹭远¹, 于爱英²

(河北保定学院 1.政法管理系;

2.马列教研部,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美籍华人人口已超过日裔,取得在美亚裔人口的首位,成为美国多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华人要真正获得群体的权利和平等地位,仍然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困难。充分利用美国选举制度是美籍华人提升自己政治地位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国;华裔公民;政治地位;路径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9-0106-03

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都成为美利坚多民族社会发展的转折点。美利坚民族,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后诞生的。美国的南北战争,确立了黑人在多民族社会中的地位。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重新确立了美国华裔和亚裔的地位。在越南战争及冷战期间,美国的华人、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开展了争取与白人平等权利的斗争。而“9·11事件”后开始的反恐战争,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美国社会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

一、华裔在美国的政治现状

一百多年来的美国华人历史,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在美国排华法律的阴影下。1865年可谓美国华人历史发展的分水岭。在这一年,美国政府修改了移民律,取消了偏袒欧洲裔移民的名额分配制度,此后大量华人涌入美国,使逐渐式微的美国华人社会重获生机,在186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人数增长最快、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数民族社群。华人社会实力的成长刺激了华人对自身政治权利的关注,参政的热情与成效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籍华人人口已超过日裔,为在美亚裔人口的首位,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民族之一。中华文化也丰富了美国文化,美国华人已经从100多年前被白人歧视的苦力变为美国经济文化领域不可缺少的骨干力量,他们由“旅美华侨”演变为“美国华人”,由“落叶归根”发展到“落地生根”,成为美国多元社会的一个重要成员。1991年6月美国人口普查公布,1990年华人为164万多人,若加上尚未正式算为美国华人的印支华裔40万人。美国华人应在200万人以上。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全国人口从1990年的2.49亿增长到2000年的2.81亿。亚裔人口增长率为42%,仅次于墨西哥裔,居美国人口增长第二位。资料表明,自1970年以来,亚裔人口已经增加一倍,预估到2020年将增至2000万人,占全美人口的6%。^[1]

虽然华人担任各级政府公职的人数越来越多,但这些参政者多是直接在美国两党政治势力范围内发挥影响力,并非作为华裔族群的政治代言人。就整体而言,华人作为美国亚裔最大和最成就的族群,其政治影响力远逊于华人的数量及专业和经济实力。美国亚裔人口约有11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3.5%。但在2000年大选前,在联邦875个法官中,亚裔有7名,只占0.8%。1998年克林顿政府里有250个内阁或次内阁职位,亚裔只有2个,占0.8%。前500家最大企业的主管中,只有一位亚裔担任自己创建的企业的主管。即使是在亚裔擅长的学术界,亚裔也远远不如黑人甚至西裔人士。在大学管理人员和教员比例中,黑人的比例

是21% 印地安人是20%, 白人是16%, 西裔是15%, 而亚裔则只有6%。

美国的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曾说道, 居美华人是美国人民的一部分。美国是他们的家。他们的问题是美国的问题, 他们的斗争也是美国人民在美国社会变化中的共同斗争。^[2]《亚洲周刊》2001年在美国做过社会调查, 提出下述问题: 21世纪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如何? 华人是否享有与欧美国人同样的权利不受种族歧视? 结果是: 1/3的受调查者认为, 今天的华人与美国白人平起平坐, 不受歧视; 另外1/3的回答是华人地位有所改善, 但还没有与白人平等; 还有1/3的人则认为华人仍然受到排挤和歧视, 其地位与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一样, 远远落后于白人。^[3]可见, 华人要真正获得群体的权利和平等地位, 仍然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困难。

美国社会的民主结构是以政治的民主内涵纳入核心的。华人不参加政治, 就会永远处于结构之外, 或受到“结构性排斥”和“结构性歧视”。加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编辑出版的《少数族话语》课题说明中是这样界定少数民族的: “我们所说的少数族, 是指那些由于某种机制的作用被置于边缘地位或被排挤出社会之外的群体。”^[4]在美国, 华裔无疑处于少数民族的尴尬地位。美籍华人无论在美国居住多久, 其中多数人与大陆、台湾和香港, 都还保持一定的联系。有些美国人认为, 中国移民在美国是“一脚门里, 一脚门外”; 美国“国民意识”不纯、他们对华人对美国的“忠诚度”表示怀疑, 这使美国华人的“美国情”大受伤害。在美华裔经常感到一种“双重国民意识”的矛盾心态。他们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被看作是“美国人”; 而在美国人的眼里则“永远是中国人”, 弄得他们“里外不是人”。美籍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比美国黑人还要低得多。

二、影响美国华人政治地位的因素

绝大多数美国人同那个他们已经成功反叛的民族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学、宗教和其他文化传统。民族的根基只好建立在肯定与母国分离和奠定宪法构架的同一政治原则的基石上。美国人通过信奉自由、平等和确立在意见一致基础上的政府, 认定自身为一个民族, 而其人民的民族性, 得自他们对这些原则的认同。

美国这个“移民之国”, 长期以来被比喻成“民族大熔炉”。也就是说, 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 到了美国都会被“熔化”为美国人, 融合进新的美利坚民族的共同体中去。或者反过来讲, 美国民族就是由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民“熔化”而成的新整体。美国政府长期为欧洲移民, 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控制, 新的移民却在不断改变美国的种族构成, 美国的政治精英长期把美国描绘为一个“大熔炉”, 意思很清楚, 美国的人组成虽然包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但它特有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都能够使新来的居民脱胎换骨, 融入“主流社会”。所谓的“大熔炉”不过是白人精英把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种族的工具, 它是欧洲本位的美国文化的集中表现。尽管在上世纪60年代, 美国国会废除了移民政策中的种族歧视等弊端, 把对各国的移民政策确定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之上, 但是, 到上世纪

80年代, 美国的排外主义依然没有绝迹。其目的是要限制有色人种的移民, 要求入境的外来移民归同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白人文化。李文和不无感慨地说: “如果我不是一个中国人, 我永远也不会被冠以间谍的罪名而被起诉, 也不会受到刑罚的威胁。”亚洲人在美国永远是外国人。

外部社会对亚裔和华人政治参与的有意识排斥, 构成华人参政的有形屏障。而无形的屏障则是, 几千年的封建传统, 封闭的内陆型文化, 使得中华民族的民主意识相当薄弱, 政治趋向畸形化。其表现之一就在于, 美国华人大多视政治为畏途, 他们宁可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 也不愿涉足政治。同时, 他们还缺乏在政治上团结互助的精神。在美华人难于结成一体的历史根源, 在于从中国本土带来的小农意识。有相当一部分华人由于受东方传统影响, 自己排斥自己, 认为美国政治是美国人的事, 与自己无关, 而不参加选举投票。据统计, 在以往的大选中, 华裔的选票仅占华裔人口的40%, 远远不适应现代华人政治发展的需求。另外, 帮派体系、秘密组织也严重影响了华人社会的内部团结。在美国华人中,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的相当部分移民。由于历史、地域、语言等因素, 不团结现象十分严重。各地社团、会馆派系林立、构成复杂, 削弱了华人参政的力量, 破坏了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 令华人自陷孤立而难以发挥大的政治作为。华人形象遭到歪曲, 不能完全归罪于美国公众漠视和麻木不仁的态度, 华人自己也有责任。他们没有意识到, 这种沉默等于是自我毁灭, 无助于使自己得到美国人民的承认, 无助于确立自己的地位。^[5]

三、利用美国选举制度与其他亚裔选民联合来提升华裔地位

美国不是由个人组成的民族, 而是一个由种族集团组成的民族。于是, 种族性包括他们的政治性和社会性, 成为区分美国人的主要标准。一个种族集团的政治成熟性、政治参与的程度、参政参选的意识, 直接影响着这个种族集团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投票是表达华人声音的有效途径, 华人必须团结一致, 积极参政, 才能在社会大变革时期, 保护和发展华人社区的利益。尽管全美华人口比例不大, 但在大选战况胶着之时, 在两党追逐极为接近的情况下, 华人的选票就可发挥“临门一脚”的功能, 可谓“秤砣虽小压千斤”。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避免了使选举变为简单的群体统计的危险,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种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国家来说, 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现行美国总统选举人团制度增加了一些地理上集中、凝聚力强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影响力。以犹太裔投票者为例, 犹太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约占3%, 但是在纽约州中占14%, 纽约州拥有全国第二多的选举人票, 显然, 在现行“选举人团制”下, 纽约州犹太人的投票重要性增大了。^[6]虽然犹太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3%, 可是在媒体精英中, 他们占了23%; 在企业精英里, 他们占了8%。就是靠了这样的实力, 犹太人才能在美国社会呼风唤雨。相比之下, 华人和其他亚裔集团就大为逊色。华裔素有“一盘散沙”的名声, 在美国的华人至今还没有摆脱这一毛

病。华人在美国社会地位的低下除了政治观念比较淡薄之外。还受到大陆和台湾的关系的影响。与华人选举的态势不同,其他美国少数民族,例如黑人、犹太人、爱尔兰后裔,都可以在历次总统选举中形成一个多数。这样一来,黑人和犹太人的选票,就成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必争之地。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的选票,将会在总统选举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这样,黑人和犹太人说话,他们就很注意听。共和党与民主党都争着声明和证明:“本党代表了黑人和犹太人的利益”,以换取黑人和犹太人的选票。在取胜以后,被黑人和犹太人“送上”总统宝座的候选人,积极推行有利于黑人和犹太人的政策。

华人人口虽然增加很快,但毕竟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所有亚裔加在一起,也不过占4%,远远少于西班牙裔的13.5%和非裔的12.7%。在2004年大选中,亚裔仍感到受到两党候选人的忽视,除与亚裔人口相对少有关,也与亚裔原国籍多,政治态度复杂有关。同时亚裔集团之间彼此沟通也十分有限,往往是老死不相往来,所以长期不能积聚强大的政治力量。加之白人的种族主义,亚裔被排斥住美国的主流社会之外,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亚裔希望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只有走团结的道路,包括内部团结和外部团结。由于种族矛盾和歧视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是极其严重的,少数族裔在政治参与方面很难大幅改善。少数族裔在遭遇相同问题后,尝试走联合的道路,如国会的黑党团、西班牙裔党团和亚裔党团开始进行接触,希望能放弃分歧,求共同的利益。尽管联合的过程中还存在权利分配之争,但合作毕竟是有很大起步。从政治献金案到李文和案,亚裔尤其是华人从痛苦中懂得了不能只顾自扫门前雪。而必须像犹太裔、爱尔兰裔甚至黑人那样,团结一致,积极参政。惟其如此,才能让社会听到华人社区的声音,才能显示出华人集体的力量。李文和在采访中忠告全美华人,“不要只埋头工作,要多注意政治”,多参与政治。只有这样华人社区才可以在美国社会“更加大声说话”。

经过一系列风风雨雨,愈来愈多的华人领悟出一个道理:投票是表达华人社区声音的有力途径。到80年代中期,华人精英的“整体效应”开始显现。参政方式趋于成熟。旨在争取美国华裔公民平等政治权利的《华裔公民关于1980年大选政治宣言》的被采纳和“华裔政治委员会”(1987年3月6日)的成立。体现了华人由过去“寓居”的客人变成了“久居”的主人。他们的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文化层次的提升,为美国华人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在90年代,以陈香梅、田长霖等华人社会精英为首,组织了一个有一百位华人工商界领袖、媒体文艺界巨星、科技界泰斗和华社杰出人物参加的“百人会”。目的是加强对华人参政参政的领导,促进美国华人社会内部的团结,集中和统一华人社会的声音,建立与美国政府和其他族群的对话。“百人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华人参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田长霖、陈香梅等华人社会精英,在2000年大选之前,发起组织了“80—20促进会”。“促进会”的宗旨是集中亚裔的选票,要求2000年总统候选人作出政治承诺,在当选后彻底调查社会上对亚裔的歧视现状,并制定出改善措施。同时,任命更多的亚裔担任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打破压

在亚裔头上的“玻璃天花板”。^[7]“80—20促进会”认为,民主是通过数量来显示力量,人口数量就是政治实力。要通过2000多万亚裔的背景发挥出来。过去多年以来,华人参政参选都是直接打入美国主流政治即“白人政治”,过去的华人精英坚定不移地相信,“美国人”就是“白人”、“主流”就是“白流”,“白色”就是“权力”的代名词,“美国化”就是“白色化”。其结果,虽有几个华人出来竞选做官,但是华人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几个华人政治家也容易陷入孤芳自赏的状况。一旦白人权力和某些强势的有色族裔发生权力争斗和文化冲突时,华人社群非但起不到调和的关键作用,相反会进退两难,无所适从。华人要团结和联合亚裔选民,这样,华人在美国有色人口比例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就可以争取主动,使亚裔成为美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一员,而不是白人政治的尾巴。

尽管促进会支持的候选人戈尔没有当选,但亚裔群体第一次显示了整体的大选倾向性,使今后任何美国政治家都必须认真对待亚裔群体的政治倾向。在2000年大选时,骆家辉州长竞选连任成功,联邦众议院首位华人议员吴振伟也连任成功。当然,赵小兰成为交通部长,是美国华人史上第一位部长,多位华人出任各级政府要职和国会议员。对华人而言,2000年大选的成就不但是多位华人出任各级政府要职,更重要的是华人提高了对参选参政的热情,能在全美范围整合选举资源,并且采取联合其他亚裔的策略。随着华人移民的不断涌入和华人选民人数的增多,在2020年左右,华人选民的数量将与犹太人大体相当,若华人的选举资源能像犹太人一样整合,则华人的政治实力将对美国政府的施政产生重大影响。

在2000、2004总统大选中,居美华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仍有差距。亚裔在参选方面固然有令人赞叹的成就,但在美国的政治文化版图上没有体现出力量。亚裔选民应意识到需要通过选票来显示自身的力量,通过选票来伸张自己的要求,走进主流社会,为华族整体的权益争取应有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Age of Muslim Wars. Newsweek (December 17, 2001).
- [2] 麦礼谦. 从华侨到华人: 20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 [M]. 香港: 香港三联书店, 1992, (4).
- [3] 陈鸿瑜. 迈向21世纪的美国华人市民社会之变迁与发展 [M]. 台湾: 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出版社, 1999.
- [4] 李小白. 美国华人: 从历史到现实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 [5] [美] 宋李瑞芳. 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3).
- [6] Stephen J. Wayne. The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1992: The Politics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2.
- [7] 社论. 克服分裂危机, 发挥关键少数作用 [N]. 世界日报, 2000-04-08.
- [8] 张鹤远. 论美国总统选举团制度与美国政党制度的互塑 [J]. 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7, (1).

[责任编辑: 崔颖]